



02234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五

成元年

晉 杜

預

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于諱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傳

無冰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一

稽古樓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

三月作邱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

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

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
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
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

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厥公

二

稽古樓

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

單音善微古
堯反背音佩

平文十七年邠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

瑕嘉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康公王

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周內史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邱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
懼而作邱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三

稽古樓

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

繕市戰反
守手又反

繕完謂治完城郭同共也逞解也爲二年

齊侯伐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

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

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
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魯乞師于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
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
十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

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鞏齊地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四

稽古樓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
袁婁

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

故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五

稽古樓

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賈盟也然則

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

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

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

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

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頃音傾
雙必計

反膊普
各反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門焉攻龍門也

封竟膊磔也取龍侵巢邱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

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

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析石成子曰師

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六

稽古樓

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

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遂如晉乞師

噴于敏反鞠居六反
懸音懸繫步干反

齊伐魯還相遇於衛也良夫孫林父之父
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僂子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
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隕見禽獲
我此乃止於我此止禦齊師車來甚眾新
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鞠居衛地

于奚守新築大夫賞之邑謂賞于奚曲縣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七

稽古樓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
闕南方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器車服名
爵號名以出信謂名位不愆爲民所信信
以守器謂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
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
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還新
築不入不入國也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
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
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
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
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
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

齊師

于莘

將子匡反
莘所中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八

稽古樓

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

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

自詣卻克故不書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

人城濮在僖二十八年無能爲役言無能

爲之役使八百乘六萬人范文子將上軍

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分謗不欲使

韓氏獨受謗莘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
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
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
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人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
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
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成公 九 稽古樓

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
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
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
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
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
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

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靡音摩笄音難賦他典反
詰起吉反壘力軌反賈音

古邠音丙解音蟹明竹九反殷於
開反殿多練反環音患枹音浮

靡笄山名詰朝平旦大國謂齊敵邑魯衛

自稱輿眾也淹久也君無辱命言自欲戰

不復須君命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

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謂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成公 十 稽古樓

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賈賣

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姑且也翦盡也介

甲也血及屨未絕鼓音中將自執旗鼓故

雖傷而擊鼓不息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

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

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子豈識之以

其不識已推車殿鎮也集成也其以病絕

句環貫也卽就也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

華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
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
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
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禹乘從
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
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一

稽古樓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綦馬前再拜稽首
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
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
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免射食亦反綦音
其毋音無倪音勉驂七南反絙音卦轡土產
反熱張立反絆音午屬音燭宛紂元取蒺扶
反發

子輿韓厥父中御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射君子爲非禮齊侯不知戎禮越隊也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與公易位丑居公處驂馬絰也轡士車及爲韓厥所及丑父欲爲右故匿其傷繫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遙觴璧亦以示敬無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一

稽古樓

令陷入君地言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屬適也懼忝爾君言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節言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佐車

副車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
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
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齊關入齊侯
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
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窞呼火故反
任音王難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三

稽古樓

乃曰反楯食準反辟音避銳
悅歲反辟司音璧窞力救反

求丑父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入于

狄卒謂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

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遂入狄卒狄卒者狄

人從晉討齊者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

齊侯皆共免護之齊侯見保者曰勉之所

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

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銳司徒主銳兵

者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
君有禮以先問君後問父故也辟司徒主
壘壁者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

窳

晉侯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
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四

稽古樓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
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
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
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
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
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
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
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五

稽古樓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

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

路音略 纛音彥 贊音致 驅居良反 適在由反 使所史反 稿苦報反 從才用

反撓乃教反 泯彌忍反 虛似忍反 背音佩 臚女乙反 紆音舒 鄭寬經反

邱輿馬陞皆齊邑 媼人國佐也 羸玉甌皆

滅紀所得同叔蕭君之字 齊侯外祖父子

女也 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 盡東其畝使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六

稽古樓

壘畝東西行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詩大

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

類以不孝令諸侯言不以孝德賜同類疆

界也 理正也 物土之宜 播殖之物 各從土

宜 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唯戎車是

利以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闕失也 四王

禹湯文武樹立也 濟成也 五伯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役事也 疆

竟也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道
聚也諸侯何害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謂
不見許戰而曰犒爲孫辭震動橈曲也燼
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唯
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尙不敢違晉今若不
幸則從命魯衛諫諫卻克也國寶謂甌磬
得地謂齊歸所侵紆於難齊服則難緩賦
輿猶兵車藉薦復白也禽鄭魯大夫歸逆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七

稽古樓

公會晉師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
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
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晉司
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
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車馬始用
殉重器備梓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

侈是柔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辰市忽反炭止且反殉似後反

輸戶且反
輸古外反

用屬炭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

從葬重猶多也四阿四注停也翰旁飾檜

上飾皆王禮君生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

母弟須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成公 十六 稽古樓

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

衛穆公卒晉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

故不敢成禮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喪位

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常以

葬至葬行此禮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
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
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九

稽古樓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滢之父成公之嬖
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
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
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
尸吾不及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

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
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
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
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
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
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御

據反要一逢反道音導女音汝聲於耕反其音恭踵其委反郢以井反錮音固自爲爲吾皆于偽反

討陳夏氏在宣十二年周書康誥子蠻鄭

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御叔夏姬之夫

亦卓死靈侯陳靈公也夏南夏姬子徵舒

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獲死言

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邲戰在宣十
二年黑嬰襄老子道謂道夏姬使歸鄭尸
謂襄老尸屈巫巫臣知瑩父荀首也中行
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瑩愛此子
愛知瑩也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以
荀首囚也聘諸鄭聘夏姬也陽橋之役楚
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盡室以行謂室家
盡去叔跪中叔時之子桑中衛風淫奔之
詩介副也幣聘物郤至郤克族子邢晉邑
錮之謂禁錮勿令仕蓋覆也雖重幣不可
言不許爲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

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
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二五

稽古樓

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
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
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屬章欲反帥所類反勞力報反

武子士會文子之父知免謂知其不益已

禍卻伯卻克曰庚所命荀庚將上軍時不

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詔告

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三

稽古樓

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王薨不克作好
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
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齊乎且先君
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

而善其用之乃大戶已責遽鰥救乏赦罪悉
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
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
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
無功而受各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
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
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三

稽古樓

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
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賈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
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
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斃其是之謂矣

濟子禮反儕止皆反鰥古頭反冠古亂反

斲竹角反鍼之林反紝女金反質音致去起呂反解作賣反暨許器反

宣公在位十八年成公元年盟赤棘衛不

行使于楚謂不聘楚君弱傳曰寡人生十
年而喪先君其王卽位至是二年蓋年十
二三矣詩大雅言文王以眾士安儕等也
大戶闕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
鰥也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
令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楚師侵我公畧
之而退故不書侵滅孫宣叔也臣不敢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執
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繪布者公衡成
公子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匱乏也蔡
許失位以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
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
別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

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任音壬
夫音扶

宴樂也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言殷以敬亡周以眾興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三五

稽古樓

言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曜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

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捷在安反瀾而善反勞力報反驅女乙反奸音干大音泰相息亮反

式用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

法度告事而已謂告伐事而不獻囚俘淫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慝謂醜掠百姓取囚俘也克能也鞏伯鞏朔上軍大夫莊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奸禮謂獻齊捷雖欲鞏伯謂欲受其獻甥舅之國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莊伯鞏朔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五終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六

成三年
盡十年

晉 杜 預 註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

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

春秋

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一

稽古樓

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

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

無傳七月而葬後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山之邑在濟北蛇邱縣

大雩

無傳以過時書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

齊在良反咎古乃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二

稽古樓

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先晉後衛尊霸主

鄭伐許

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

鄆敗諸邱與皇戍如楚獻捷覆扶又反
鄭亡袁反

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東侵鄭晉潛

軍深入偃穆公子覆伏兵也鄆邱與皆鄭

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曩臣得歸肯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四

稽古樓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以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勝音升 職古獲反 豐許覲反 紆音舒

宥音又 纍力誰反 好呼報反 與音預

邲之戰楚獲知罃荀首知罃父以血塗鼓

爲豐鼓紆緩也宥赦也纍繫也臣不與及

言二國本不爲己戮謂戮其不勝任臣稱

於異國君曰外臣若不獲命謂君不許戮

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遇執事遇楚將

帥違辟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虜咎如潰上失民也

潰戶內反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虜

咎如故討之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咎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五

稽古樓

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

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晉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尋盟尋宣七年盟位在三謂下卿次國之卿當大國降一等小國之卿降大國二等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其先之謂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六

稽古樓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

騅音佳

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

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
服改矣韓厥登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
君之在此堂也

爲于僞反
任音王

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言齊侯之來以謝婦
人之笑非爲修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
服改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
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七

稽古樓

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賈音古
褚音杵

傳言知瑩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

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無傳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無傳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音逆

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八

稽古樓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卽位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

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

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侯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虜而死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九

稽古樓

邇近也聽服也史佚周文王大史非吾族言與魯異姓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

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疆居良反陂彼皮反

鉏仕居反任音王洽力丁反

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展陂亦許

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

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汜音凡祭側界反愬音素

欒書將中軍伐郤克汜祭鄭地成皋縣東

有汜水訟謂於子反前爭曲直攝辭謂代

之對辱在寡君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

稽古樓

側子反名爲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秋大水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兩封邱縣北有桐牢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一

稽古樓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
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
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屏步丁反舍音捨女音汝

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人各

有能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

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淫而無罰福也以
得放遣爲福祭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

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餽音

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十二

稽古樓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視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
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傳中

辟重音關曰辟音避
爲子僞反見音現

傳驛也重載之車捷邪出也主謂所主祭

也不舉去盛餼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也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也禮謂禮山川請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從之從重人言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許愬鄭伯以前此年鄭伐楚故楚執皇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三

稽古樓

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垂

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圍龜文公子鼓譟以出入謂出入輒擊鼓

習攻華氏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

圍龜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曾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明上傳在下月倒錯眾家傳悉

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四

稽古樓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

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鄆

鄆音

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胙子

壬申鄭伯費卒

費音祕

前年同盟蟲牢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五

稽古樓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

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

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相去聲

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公子偃授玉東楹

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視流謂不端諦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

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不可立武言請人救難勝非已功

取鄭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

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其

稽古樓

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

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告

也辭會在前年不保謂不守備衛人登陴

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實也國饒則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七

稽古樓

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夏四月丁丑

晉遷于新田

郇音荀鹽音古樂音洛將子匠反覲

古豆反墊丁念反隘於賣反腿治僞反

汾扶云反澮古外反佚音逸說音悅

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郇瑕古國

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鹽池也猗氏縣

鹽池是且爲僕大夫謂兼大僕寢庭路寢

之庭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土薄地下惡

疾疢觀成也墊隘羸困也沉溺溼疾重腿

足腫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居不疾以高燥故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民從教以無災患國饒民驕謂財易攻則民驕侈近實則民不務本晉遷新田爲季孫如晉傳

六月鄭悼公卒

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六

稽古樓

侵宋晉命也

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前年楚晉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

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
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九

稽古樓

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
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
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繞角鄭地申息楚二縣桑隧汝南朗陵縣

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武子欒書莊子卽

荀首中軍佐文子士燮上軍佐獻子韓厥

新中軍將至於此此蔡地遷戮不義怒敵

難當故不克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

小不足爲榮，盍何不也？中軍元帥酌於民，酌取民心以爲政。十一人謂六軍之卿佐三人知范、韓也。商書：洪範鈞等也。三卿皆晉之賢人，傳善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鼯音分

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非禮也

吳伐郟郟音談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無傳書不郊閒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

無傳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無傳書過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國中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
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
斯不亡矣

振整也旅眾也無弔言中國不能相愍恤

故夷狄內侵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

下民故號天告亂上謂霸主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相去聲

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共音恭鄭音云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共仲侯羽二子鄭大夫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

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闞
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
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
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重

稽古樓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
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馬陵之會吳人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
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御魚呂反共音
恭闞音監要一
遙反罷音皮遺唯季反怵力含反
夢莫公反陳直觀反寘之鼓反

圍宋在宣十四年取爲賞田謂分申呂之
田以自賞不可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

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楚共
王以魯成公元年卽位子閻子蕩清尹弗
忌皆巫臣之族及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
要遣二子書卽子重子反壽夢季札父司
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
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
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教之叛楚因前是吳

常屬楚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以救徐巢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二

稽古樓

自鄭奔命復因伐鄭而行上國謂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

晉晉反戚焉

林父孫良夫之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

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變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五

稽古樓

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媵以證反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

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

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

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主將

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餞錢淺反
如音肥

餞送行飲酒私謂私與之言用師謂鞏之
戰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爽差也極中也
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
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

反二三其德將德是以以用也猶圖也簡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十

稽古樓

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
諫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
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驪力
駢反

欒書侵蔡以六年未得志故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謂六年過於繞角時從知范韓
謂繞角之役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
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宜謂宜
有功也如流喻速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
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鄭會晉師會
伐蔡之師門于許大獲謂過許見其無備

因攻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天

稽古樓

韓伯如莒逆也

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禮也

共音恭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
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禮謂納幣應使

卿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

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趙嬰亡在五年欒郤爲徵謂欒氏郤氏亦

徵其爲亂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畜養也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賴前哲以免

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

禍耳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

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

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狡交卯反

渠邱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邱邑名莒

縣有蘧里虞度也狡狡猾之人唯或思或

縱言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

人當唯此爲命勇夫重閉爲明年莒潰傳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

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貳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以事吳故謂七年郟與吳成文子上燮事

無二成言公私不兩成不得事君欲與魯

絕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公至自會

無傳

三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

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

滕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

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

十五年

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無傳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民逃其上曰潰

楚人入鄆

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魯邑也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還爲杞婦故卒稱杞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稽古樓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歸田在前年馬陵在七年競強也爲十五年

會鍾離傳

三月伯姬歸于宋

爲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爲晉人執鄭伯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
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施以
豉反

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十四

稽古樓

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

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

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

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有望言先

君亦望文子之若此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意

晉人來媵禮也

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
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
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
之以朝於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
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
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
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丁鞮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五

稽古樓

今反獨古懸反稅音脫
治力丁反操七刀反

銅鞮晉別縣在上黨兵交使在其間明殺
行人例楚侵陳陳與晉故南冠楚冠繫拘
執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治人樂官敢
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南音楚聲嬰齊令
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稱大
子無私謂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
所自然明至誠尊君尊晉君也敏達也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壬

稽古樓

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使歸求
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
惡眾潰奔莒戊申楚人渠邱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
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

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戊申月六日庚申月十八日莒無備終巫
臣之言浹辰十二日也詩逸詩也姬姜大

國之女蕉萃賸賤之人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二十

稽古樓

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首使
晉必歸君

此秋晉執鄭伯故圍許示不畏晉紆緩
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癸子使公丁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
修好結成

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

夫人子之禮

齊人來媵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壬

稽古樓

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侯反

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報大宰子商之

使也

糴徒弔反
莜扶廢反

糴莜晉大夫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縡

夏四月鄭人殺縡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

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

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音縡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三九 稽古樓

須髡苦門
反質音致

謀謂改立君之謀子如公子班髡頑鄭成

公大子晉立州蒲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

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子罕穆公子

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鄭伯歸不書鄭不

告入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醫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四

稽古樓

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被皮寄反縛音博覺古
孝反育音董張去聲

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

趙括故怒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

如公所夢不食新言公不得及食新麥緩

醫名爲猶治也育鬲也心下爲膏達針也

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甸人主爲公田者
張腹滿也晨夢負公遂以爲殉專言巫以

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
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合乎

叔禽叔申弟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
身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

春秋

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聖

稽古樓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
不書諱之也

公親弔非禮止公送葬糴棧未反是春晉
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畱公
須糴棧還驗其虛實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六終

